

唐書



姦臣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唐書二百二十三下

宋·祁奉

勅撰

盧杞字子良父奔見忠義傳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非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爲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府掌書記病免補鴻臚丞出爲忠州刺史上謂節度府衛伯玉伯玉不喜乃謝歸稍遷吏部郎中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閱旬

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寢露賢者
媚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衆市權爲
自固者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
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
卒逐死張鎰材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
杞乃見帝僞誌行帝不可即薦鎰守鳳翔既又惡郢時幽
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閱請殺之俄
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
叅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
爲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張鎰每

伺杞間獨詣鎰杞知之它日伺詹來即徑至鎰便坐詹趨
避杞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
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費州杜佑判度
支帝尤寵禮杞短毀有緒訖貶蘇州刺史李希烈反杞素
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故宰相李
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
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
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是時兵屯河
南北孳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
餘萬而藏錢總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

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其
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責其期校吏
頸大搜廩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究自殞溝瀆
者相望京師齟然不闕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緡止八十
萬又僦贖質舍居貧粟者四或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
為閉肆民皆邀宰相祈訴杞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忿
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
其法屋一架為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
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一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
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筭一十請加五十主僧注所售入

其筭有司其自相市為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
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
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
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
挺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後數日崔寧自賊
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靈武杜希全率
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漠谷渾城曰
不然彼多險且為賊乘不知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
為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
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翊趙贊曰聞

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
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
人以白杞杞懼即請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
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裒整殘
餘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
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
功爲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
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
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爲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
紀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

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厚猶警然肆爲之後雖斥
然帝念之不衰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杞乃曰上必
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
不肯草白宰相曰杞反易天常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
委大州失天下望宰相不悅乃召它舍人作制高固執不
得下於是諫臣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衆對極
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寒膺良士痛骨必且階
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大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
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爲澧州別駕後散騎常
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曰此日

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
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
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
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
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疆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
畏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王
珙兄弟爭河中以胤爲節度使不得赴半歲復以中書侍
郎留輔政及昭緯以罪誅罷爲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
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素厚朱全

忠委心結之全忠爲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扆
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胤陰爲全忠地俾擅兵
四討帝醜其行罷爲吏部尚書復倚宸以相會清海無帥
因拜胤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胤坐
是賜罷內銜憾旣與搏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
徐圖之及是不欲外除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搏交敕
使共危國罪當誅胤次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
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搏死并誅中尉宋道弼景
務脩繇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
崔四入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王監國畏全忠疆雖深怨

胤不敢殺止罷政事胤趣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使張存敬攻河中掠晉絳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闞尹廢辱天子胤令判官石戡與游乘間伺察德昭飲酣必泣胤揣得其情乃使戡說曰自季述廢天子天下之人未嘗忘武夫義臣搏手憤惋今謀反者特季述仲先耳它人劫於威無與也君能乘此誅二豎復天子取功名乎即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感寤乃告以胤謀德昭許諾胤斬帶爲誓俄而季述仲先誅以功進司徒不就復輔政并還使領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寵遇無比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

恐導之翦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爲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爲所誑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劾奏胤首死士用度支使權利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居坊天子出次遣使者五輩往召安臥不動一奉表陳謝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

允屈事胤事無不咨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彖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宦者或相泣無慘不自安劫幸之謀固矣居華時爲全忠數畫醜計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迎謁渭橋奉觴爲全忠壽自歌以酹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詔徙家舍右軍賜帷帳器用十車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浸盛德

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相彌縫爲不法朝廷微弱禍始于此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道詔命祇用宮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爲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展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者胤議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冲幼故胤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胤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群臣班辭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

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官人為舞劔曲戍夜乃出賜
 二宮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劫持類
 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顧已宰相
 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
 無備須募軍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幸之餘無見
 兵請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
 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為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為成遠軍
 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取銅鐵
 為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衛會
 為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傳胤將挾帝幸荆

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初洛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國

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

坊第殺胤汴士皆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

元規陳班等皆死貞天復四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死十

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

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杜稷

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疆諸侯相持未敢決移

國及胤間內隙由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疆大終亡

天下胤身屠宗滅世言慎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

生胤字緇即及愛相其季父安潛喏曰吾父兄刻苦以持

門戶終為繼即

崔昭緯字蘊曜，先清河人，及進士第。至昭宗時，任夏顯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凡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險刻，密結中人，外連疆諸侯，內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鋌事王行瑜，邠寧幕府每它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已，必使鋌密告行瑜，使上書訾訐已，則陰阿助之。方是時，帝室微，人主若贅旒。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為重。陰得其計，則走告之，激使稱兵，旬闕遂殺讓能。後又導三鎮兵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忍，會誅行瑜，乃寵昭緯為右僕射，復請朱

全忠薦已，又厚賂諸王為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鋌亦誅。

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為人鄙野，其家不以諸柳齒。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彊記多所通涉，譏訶劉子玄史，通著析微，時或稱之。顏蕘判史館，引為直學士。由是益知名，遷左拾遺。昭宗好文，待李磎最厚，磎死，內常求似磎者，或薦璨才高，試文帝稱善，擢翰林學士。崔胤死，昭宗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旦暮自禁中出，騶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蔚曰：「璨材可用，今擢為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

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其暴貴近世所未有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璨內以爲怨朱全忠圖篡殺宿衛士皆汴人璨一厚結之與蔣玄暉張廷範尤相得既挾全忠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縣男天祐二年長星出大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媚若獨孤損等二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爲冤全忠聞之不善也其後急於九錫官徽北院使王殷者構璨等言其有貳故禮不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

沮我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即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爲冊禮使即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恚璨背已貶登州刺史俄除名爲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吒曰負國賊柳璨死宜矣弟瑀瑊皆榜死

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全忠爲腹心昭宗東遷玄暉爲樞密使帝駐陝州術家言星緯不常且有天變宜須冬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衛官高瓌持帛詔賜王建告以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檄襄魏幽鎮使各以軍迎我還京

師又詔全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彥卿趣迫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黃門內園小兒五百人悉以汴兵爲衛初全忠至鳳翔侵邠州節度使楊崇本降質其家崇本妻美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會克用茂貞南告趙匡凝及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大懼帝自出關畏不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內訶必以告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禪意乃謀弑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夜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開門留十士以守至椒蘭院中夫人裴貞一啓關殺之乃趨殿下

玄暉曰上安在昭儀季漸榮曰院使母傷宅家寧殺我士持劍入帝聞遽單衣走環柱遂弑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求哀玄暉以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釋后明日宰相請對日晏不出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爲貞一漸榮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中來朝振曰晉文帝弑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宐誅友恭等解天下謗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自言弑逆非本謀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洛城旱米斗直錢六百軍有掠糶者都人怨故因以悅衆執友恭叔琮斬之全忠邀九錫玄暉自持詔趨汴言之還洛不淹日全忠矯詔收付有司車裂之貶爲兇

逆百姓焚尸都門外廷範者以優人爲全忠所愛扈東遷爲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欲以爲太常卿宰相裴樞持不可繇是樞罷去柳璨希旨下詔責中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濁卒用廷範太常卿會天子將郊以爲脩樂縣使又與蘇楷等駁昭宗謚全忠恚九錫緩也王殷譖其與璨等祀天郊延唐祚及玄暉死璨誅即貶廷範萊州司戶參軍輟于河南市叔琮亦汴州人中和末隸感化軍以騎士奮性沈壯有膽力從全忠擊黃巢陳許間名右諸將得爲親校與時浦朱宣戰以多累表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宿州刺史攻趙匡凝於襄陽不克又與李克用戰洹水遷

曹州刺史大復初拔澤潞擊太原授晉慈觀察使全忠屯鳳翔克用襲絳州攻臨汾叔琮以二壯士類沙陀者收馬于原與克用軍偕行伺隙各禽一虜還克用大驚疑有伏遂退屯蒲會朱友寧以兵三萬來援叔琮曰賊遁矣無以立功乃潛師夜獵將騎殺數百進破其壘俘斬萬級收馬三千遂長驅取汾州轉戰薄太原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爲保大軍節度使全忠欲遷帝於洛表爲右龍武統軍與弒帝故全忠請貶白州司戶參軍斬之叔琮將死呼曰朱溫賣我以取容天下神理謂何友恭者本李彥威也壽州人客汴州殖財任俠全忠愛而子畜之領長劍都積功表

唐書傳一百四十七
十一
為檢校尚書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檢校司空楊行
密侵鄂州友恭將兵萬餘援杜洪至江州還攻黃州入之
獲行密將俘斬萬計又襲安州殺守將遷潁州刺史感化
軍節度留後帝東遷為左龍武統軍貶崖州司戶參軍臨
刑曰溫殺我當亦滅族又語張廷範曰公行及此云
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牝
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劍持李宗
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姦臣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唐書二百二十四上

宋 祁 奉 勅 撰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眾
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為蕃州以僕
骨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訛為僕固氏生
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鬪曉識戎情
部分謹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
之敗薛忠義于背度山殺七千騎禽忠義子下馬邑進會
李光弼戰常山趙郡沙河嘉山走史思明肅宗即位與子
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祿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

嘉靖戊午年

唐書傳一百四十九上

一

擊懷恩子玠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
股栗皆殊死戰遂破其衆收馬橐它器械甚衆帝又詔與
燉煌王承家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
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李歸
仁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收
散卒還河東子儀赴鳳翔歸仁以勁兵邀戰三原子儀使
懷恩與王升陳回光渾釋之李國貞五將軍伏白渠下賊
至遇伏敗而走又戰清渠不利引還時回紇使葉護帝得
以四千騎濟師南轡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爲
元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

左懷恩馳掩之馘斬無遺者賊氣沮旣合戰以回紇夾攻
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
麀鬪尤力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
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李歸仁等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
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
而敗此天與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爲我患雖悔無
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謀者至守忠等果遁去
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加開府儀同三
司鴻臚卿封豐國公賜封二百戶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
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岡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

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太寧郡王懷恩爲人雄重寡
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
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
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
安太清又子瑒亦善鬪以儀同三司將兵每深入多殺賊
憚其勇號猛將太清妻有色瑒劫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
聽以卒環守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
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
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纛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
色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

思其功召入爲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
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
下嫁毗伽闕可汗又爲少子請婚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
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
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大
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
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汗
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即引兵屯陝州待師
期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爲之副乃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

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
繚賊左舉旗爲應破賊壁死者數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
援埋根決戰短兵接殺獲相當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
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馬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
盾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囂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
禽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
犇蹂死填尚書谷幾滿朝義輕騎走懷恩進收東都河陽
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冀王佺等衆皆按堵留回
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
常墜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

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合有衆
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
義逸僞帥達盧降薛嵩李寶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
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
盛瑒勒兵挫其鋒令高彥崇渾日進李光逸設三伏以待
賊半度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馳之
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尸蔽流而下朝義
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充鄆節度使
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僞
黨敬榮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

經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加封戶四百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未幾加太子少師增戶五百第一區與一子五品官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擣軍懷恩旣父子新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

李懷光拒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權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讓曰若與我兒約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宜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即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恩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增封戶五百瑒與一子五品官封戶百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

畫象凌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尚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
懷恩怏怏又性彊固不肯爲讒毀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
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
死靜難仗天威神克滅彊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
雪國讎攻城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姓沒於軍九
族之內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
旅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爲李輔國讒間
幾至毀家陛下即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衆多之
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幹朽骨再肉前日回
紇入塞士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至太原勞問許臣

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
薊時可汗在洛爲魚朝恩猜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
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攘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
臣還汾州休息士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
構爲飛謗以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
邪之黨臣所爲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死
往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
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
玠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女遠
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瑒

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彊兵臣之撫綏反側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很帝一不爲謙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帝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爲嫌隙成矣柰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瑒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及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御

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初帝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往請行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柰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盛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于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暉白

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卹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蕃十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祭來墳墓渡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皆爲我子反爲人致死於我入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

逼醴泉搖奉天任敷鄭廷邠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羌渾奴剽自西道略整屋趣鳳翔京師震駭詔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整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晃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部將張韶徐瑋王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坎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先遂戰澄城破之收馬牛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

吐蕃自效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敷走羌渾詣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周智光少賤失其先系以騎射從軍起行間爲裨將魚朝恩鎮陝州與相昵款數稱薦之累遷同華二州節度使永泰元年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衆十餘萬寇奉天智光邀戰澄城破之獲駝馬軍資萬計逐北至邠州素與杜冕仇嫌時冕屯坊州家在邠智光入殺刺史張麟害冕宗屬

八十人火民二千舍而去朝廷召懼不赴更詔冕使梁州避讎冀其來偃然不聽命聚不逞數萬恣剽掠以肆其欲結固之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及前虢州刺史龐克初志斌自陝入奏智光慢不爲禮志斌責之怒曰僕固懷恩豈反者邪皆鼠輩弄威福趣之禍也我本不反今爲爾反遂叱斬志斌饗帳下時崔圓自淮南納方物百萬盜頡其半天下貢奉輸漕劫留之士沿調當西者懼何詰間道走同者遣部將邀捕斬之代宗未暴其罪命中使余元仙持詔拜尚書左僕射旣授詔恚語曰吾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脚若加陝虢商邠坊五州差可因言諸

子皆彎弓二百斤有萬人敵挾天子令諸侯非智光尚誰
可即歷詆大臣元仙震汗徐遺百練遣之自立生祠俾其
下禮賽大曆二年帝詔郭子儀密圖之同華路閉詔書不
能通乃召子儀滑趙縱受口詔書帛內密丸遣家童走間
道傳詔子儀得詔聲言討之未行其衆大攜部將李漢惠
自同州降子儀乃貶智光澄州刺史聽百人隨身貸將吏
一切不問尋爲帳下斬其首并斬子元耀元幹來獻詔梟
首皇城南街判官邵賁別將蔣羅漢竝伏誅敕有司具儀
告太清宮太廟七陵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關聞智
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華大掠自赤水至潼關資
產財物皆盡官吏至衣紙自蔽累日不食者

梁崇義京兆長安人以槩量業於市力能舒鉤後爲羽林
射生事來瑱沈默寡言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
南陽瑱誅戍者潰崇義自南陽勒衆還襄州與李昭薛南
陽相讓爲長衆曰非梁卿莫可遂總其軍殺昭及南陽脅
制衆心代宗因即拜節度使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李
正已薛嵩李寶臣相輔車根牙槩結然獨以地褊兵少法
令最治折節遇士以自振襄漢間人識敎義親厚數諷入
朝答曰來公有大功畏閣豎讒逡巡辭召至代宗立不待
駕而朝即見族吾釁益矣若何欲見上乎建中元年李希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飭軍旅男子郭昔上變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昔遠方詔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初劉文喜之難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明年遣使尉撫諸道舟復如崇義所遂不肯內請易它使更命給事中盧翰往崇義益不安跋扈甚諫者多死朝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妻及子悉封賞賜鐵券擢其將閻杲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持蒲乃受命杲奉詔不敢發詣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遂拒詔帝命李希烈率諸道兵進討崇義先攻

江陵欲通黔嶺敗於四望而還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上崇義使崔崇暉杜少誠戰蠻水折北至涑口大敗二將降希烈寵之使部降兵徇襄陽約百姓按堵崇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希烈誅其親族及軍從臨漢役者二千人崇義孫叔明養於李納後從劉悟爲昭義將從諫死遣進旄節有詔誅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更名嘉慶懷光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都虞候勇鷙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節度使郭子

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會母喪起兼邠
寧慶都將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
檢校刑部尚書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
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
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
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
光因罪誅之由是涇軍迎畏劉文喜者因衆懼遂叛詔與
朱泚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明年徙朔方節度使實封
戶四百仍領邠寧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
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箠
山爲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尋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益戶二百與滔等相持久不戰帝狩奉天懷
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十倍道進自蒲津絕河敗
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
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
被圍急聞之喜即持韶大號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
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復誦言
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歛重京兆尹刻薄軍食天下之亂
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翊翊等計懷光有大
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即說

唐書傳一百四十九
十一
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肅勝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敕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為姦臣抵隔不得朝頗恚悵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為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尉懷光然益自疑監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為解陰連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

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軍以本兵大臣為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且言吐蕃舍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一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告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不懷光約令為變游環以數日又密書趣之門者捕送又

遣將趙升鸞謀於奉天
火乾陵使我為內應以
州帝令城戒嚴未畢帝白
遣將孟廷寶惠靜壽孫福
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
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
率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
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
稍攜貳泚始憚之至是欲
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

鸞告渾瑊曰懷光遣使承俊
乘輿城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果
西門出刃戴休顏守奉天懷光
率輕騎趨南山糧料使張增遇
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
兪糧可食也廷寶等引而東縱
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
陽惠元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
逐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
逐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孟

涉段威勇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顏自
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以懷光為太子太保
許其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不奉詔懷光至河中取
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平命給事中孔巢父中人啖守
盈召之皆為懷光帳下所害於是繕兵嚴守帝乃遣渾瑊
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
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別貯縑錢須事定乃給
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為懷光所劔帝以河東節度使
馬燧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
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

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妻王徙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瑋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至也昔蔡叔圯族周封其子韓信干紀漢爵其孥侯君集不率太宗存其祀考先王之道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曩者盜臣竊發朕狩近郊懷光夙駕千里奔命行在假雷霆之威破虎狼之衆守節靡終潛構禍胎大戮所加自貽伊戚孤魂無歸懷之怆然宜以外孫燕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胄曹參軍繼懷光後仍賜錢百萬置田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陳少游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爲崇玄生諸儒推爲都講有娼者欲對廣衆切問以屈少游及升坐音吐清辯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大學士陳希烈高其能旣擢第補南平令治有聲累遷侍御史回紇糧料使加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游始僕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長權變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副使爲陳鄭留後求泰中復奏爲隴右行軍司馬擢桂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

候歸沐入謁因鄙語諂謂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為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更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大曆五年徙浙東封潁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喜譎數行小惠群吏任職三總藩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歛求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億萬初結元載賂金帛歲無慮十萬緡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游亦疏之載子伯和謫揚州少游陽善之陰奏其罪代宗以為忠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充始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請諸道並增焉李納拒命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俄棄之退屯盱眙累進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戶三百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關播盧杞與少游有雅故故驟兼台司德宗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寓揚州所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少游意朱泚勢盛不遽平欲脅取其財使判官崔頰就佶索文簿貸二百萬緡佶以非勅命拒之頰怒曰君善得為劉長卿不爾為崔衆矣長卿曾任租庸使為吳

仲孺所囚崔衆以倨李光弼被殺故頴以爲言佶謂少游欲諫止不得語即遣去於是財用悉爲少游所掠佶奔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之佶驚走渡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佶有禦過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能隨佶者至上元復爲韓滉所留佶但諸史如江鄂州以表內蠟丸以聞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佶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李希烈陷汴聲言襲少游懼遣參謀温述送款曰蒙壽舒廬旣韜刃卷鎧惟君命又使巡官趙詵如鄆州厚結李納

希烈僭號遣將楊豐齎僞赦令送少游壽州刺史張建封邏得之斬豐以僞赦送行在會佶入朝具言少游脅財賦狀少游慙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苦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悸發病死年六十一贈太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闔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

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國貞蔭調鳳翔府參軍貞元初遷至宗正少卿嘗與卿李幹爭議錡以直不坐德宗兩置之自雅王傳出爲杭湖二州刺史方李齊運用事錡以賂結其歡居三歲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恩驚橫天下推酒漕運錡得專之故朝廷用事臣錡以利交餘皆乾沒于私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錡錡豫浚大坎至則并械瘞坎中聞者切齒錡得志無所憚圖久安計乃益募兵選善射者爲一屯號挽硬隨

身以胡奚雜類料須者爲一將號蕃落健兒皆錡腹心稟給十倍使號錡爲假父故樂爲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領鹽鐵轉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暴踞日甚屬吏死不以過甚衆又逼汚良家察佐力諫不能得遽遁去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倔疆者稍稍入朝錡不自安亦三請覲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勞問兼撫慰其軍錡署判官王澹爲留後錡無入朝意稱疾遷延不即行澹及中使數趣之錡不悅乘澹視事有所變更者諷親兵圍澹因給冬服錡坐幄中以挽硬蕃落自衛澹與中使入謁旣出衆持刃嫚罵殺澹

食之監軍使遣牙將趙錡慰諭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頸錡
陽驚扈解乃囚別館蕃落兵薛頡王之挽硬兵李鈞王之
又以公孫玠韓運分總餘軍室五劔授管內鎮將今殺五
州刺史屬別將庾伯良兵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常州
刺史顏防用其客李雲謀矯詔稱招討副使殺鎮將李深
傳檄蘇杭湖睦四州同討錡湖州辛祕亦殺鎮將趙惟忠
而蘇州李素爲鎮將姚志安所執釘舫上獻於錡錡敗而
免憲宗以淮南節度使王鏐爲諸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
使中官薛尚衍爲都監招討宜慰使發宣武武寧武昌淮
南宣歙江西浙東兵自宣杭信三州進討初錡以宣州富
饒遣四院隨身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
分下宣歙池錡甥裴行立雖預謀而欲效順故相與約還
兵執錡行立應於內子良等旣行其夕諭軍中曰僕射反
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鎮將于首通衢勢蹙且敗吾輩徒
死不如轉禍希福部衆大悅遂迴趣城行立舉火內外合
譟行立攻牙門錡大驚左右曰城外兵馬至錡曰何人邪
曰張中丞也錡怒甚曰門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錡拊
膺曰行立亦叛吾邪踈走逃于女樓下李鈞引兵三百趨
山庭院格鬪行立兵貫出其中斬鈞傳首城下錡聞之舉
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曉諭城中逆順且呼錡束身還朝

左右以幕縋而出之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
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神策兵自長樂驛護至闕下帝御
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
臣為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邪錡不能對以其日
與子師回腰斬于城西南年六十七尸數日帝出黃衣二
襲葬以庶人禮擢子良檢校工部尚書左金吾將軍封南
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檢校左散騎常侍左羽林將軍
代國公李奉仙檢校右常侍右羽林將軍邠國公裴行立
泌州刺史贈王澹給事中趙錡和州刺史崔善貞睦州司
馬削錡屬籍從弟宋州刺史銛通事舍人銑從子師偃流

嶺南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京師
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
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
不息劔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進
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然獻
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憔悴忘生
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官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
取濫縑惡市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
逃去不出列廛閉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疆驅入禁中

唐傳二百四十九
三
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毆苔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
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貞因錡
并論其事卒不知騎頡頏鹽鐵之利以養兵圖叛曾不及庸
有司之吝遠甚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唐書二百二十四下

宋 祁 奉 勅 撰

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事節度使
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甄勞至折衝郎將平盧軍先鋒
使劉正臣殺僞節度呂知晦擢秦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
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榮先欽執周制送京師從正
臣赴難復敗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潼關失守秦整軍北
還奚王阿篤孤初引衆與正臣合已而給約皆攻范陽至
后城夜乘間襲秦秦接戰敗之追奔至溫泉山禽首領阿
布離斬以纛鼓至德二載節度使王玄志使秦率兵三千

自雍奴桴葦絕海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轉戰累日拔魯城河間景城收糧貲以實軍又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禽僞刺史以獻於是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假秦德州刺史史思明自歸河南節度使張鎬督奏軍合諸將平河南州縣宗裨將陽惠元破安慶緒將王福德於舒舍肅宗下詔褒諭令屯濮州又徙韋城從郭子儀圍相州軍潰秦至滎陽破賊將敬缸取糧艘二百柁以餉汴軍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許叔冀以汴下史思明奏力屈亦降思明撫背曰始吾有左手得公今完矣與俱寇河陽秦夜挈五百人冒圍歸李光弼詔加殿中監封戶二百召至京師賜今

氏名給良馬甲第時陝西神策兩節度使郭英又衛伯玉屯陝故以忠臣爲兩軍兵馬使戰永寧莎柁與賊將李感義等數十遇皆破之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執以忠臣爲汝仙蔡六州節度使兼安州合諸軍平東都進御史大夫回紇可汗旣歸留其下安恪石帝廷居河陽守貫膺因是招亡命爲盜道路畏澀詔忠臣討走之吐蕃犯京師天子追兵秦方宴鞠場使者至卽整師引道諸將白須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忠臣至者代宗嘉之加本道觀察使賚與倍等周智光爲帳下所殺忠臣提兵入華州所過大掠自赤水距潼關二百里無

居人大曆五年加蔡州刺史陝虢李國清爲下所逐掠府庫國清徧拜諸將乃免會忠臣入朝次陝詔訊于衆衆懼忠臣不敢搖卽圍棘約士投所掠物圍中一日盡獲討李靈耀也戰西梁固敗之復與馬燧軍合敗賊于汴州田悅以援兵三萬屯汴邪忠臣勒裨將李重倩夜率百騎襲之貫其營而還殺數千百人悅聞道走靈耀開城亡去軍遂潰以忠臣爲汴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忠臣資婪沓嗜色將士婦女逼與亂所至人苦之以女弟妻張惠光用爲牙將恃勢殘克或白忠臣不之信又以惠光子居牙下愈橫肆十四年大將李希烈因衆

怒與少將丁暲賈子華等共斬惠光父子以兵脅逐忠臣跳奔京師帝素寵之不責也復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朝請德宗立散騎常侍張涉以賊得罪帝怒不赦涉故侍讀東宮者忠臣曰陛下貴爲天子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私怒部曲殺之有司劾當死忠臣曰京杲應死久矣帝問故對曰京杲諸父戰某所死兄弟戰某所死渠從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懷然悟釋之下除王傳忠臣懇直不通書帝嘗謂卿耳大真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語

攻奉天以心臣是守此敗繫有司與其子俱斬

喬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苦志學擢進士第性誕蕩無禮檢
郭子儀表爲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訐貶巴州
司戶參軍歷累綿遂懷四州刺史治寬簡不親事嘗謂錄
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
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也琳素善蒲人張涉涉以
國子博士侍太子讀太子即位召訪政事不淹日詔入翰
林遷散騎常侍薦琳任宰相乃拜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天下矍然駭之琳年高且聵每進對失次所言不
厭帝肯在位閱八旬以工部尚書罷帝由是亦踈涉琳從

幸奉天再遷太子少師進幸梁州次盤屋詭言馬殆不進
帝素以舊老禮之給乘輿馬辭病力帝賜所執策曰勉爲
良圖與卿別矣不數日祝髯髮舍仙游佛廬泚聞遣數十
騎取之署吏部尚書令姻家冰休衣以朝服食以肉琳亦
不辭士有訴官非便者琳曰子謂此選便乎及收京師李
晟憫其老表貫死帝曰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臨刑
歎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死非命耶時又有蔣鎮者
洌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
夫大曆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浼判度支慮減常
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按

唐傳一百四十九
視鎮內欲結說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
再進工部侍郎妹婿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此叛竄
于鄂傷足不能進泚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在源休
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自刺鍊止之復
謀出奔懦不決中朝臣遣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
五初泚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汙偽官鍊兄弟復屈節于賊
云

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脩飾折
節爲文學與諸儒交硜硜譚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
朱叔明爲司馬有二鵬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

二鵬焉衆大驚號落鵬侍御後歷右神策軍都虞候党項
叛率禁兵萬人戍長武是時諸將無功唯駢數用奇殺獲
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即拜刺史兼防禦使取河渭二
州略定鳳林關降虜萬餘人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爲
都護召還京師見靈臺殿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賊
更以茵兵授駢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
海門駢次岑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維周忌之匿捷
書不奏朝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開狀維周劾駢玩敵不
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
帥段曾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檄駢

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曾遷首京師見幢艦甚盛乃晏權
等惠贊懼奪其書匿島中間關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政
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
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
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劉治由是
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
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旣攻之有震碎其石乃
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駢之戰其從
孫潯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節天平薦潯自代詔拜
交州節度使僖宗立即其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詔

寇雋州掠成都徙駢劍南西川節度乘傳詣軍及劍門下
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寇在近脫大掠不可悔駢曰屬
吾在安南破賊三十萬驃信聞我至尚敢邪當是時蠻攻
雅州壁廬山間駢至亟解去駢卽移檄驃信勒兵從之驃
信大懼送質子入朝約不敢寇蜀有突將分左右二
一虞候又以蜀兵屛詔蠻新定人未安業罷突將月稟并
餉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稟不團
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稟減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士
失望于時太平昭義義成戍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將

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園求不得天下軍聞變其校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蠻亂戶口尚宗府庫方實公削軍稟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藉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稟然密藉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肯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媪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請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飢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闔門如今

日冤也遠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爲垂泣駢復錄突將戍還者九名貯器中意不憚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李敬全斬決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悅投丸池中人乃安蜀之士惡成都城歲壞駢易以磚甃障堞完新負城丘陵悉墾平之以便農桑訖功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言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徙荆南節度梁續者本以昭義兵西戍駢表續麾下仙芝之敗殘黨過江帝以駢治鄆威化大行且仙芝之黨皆鄆人故授駢鎮海節度使駢遣將張濬與續分兵密討降其驍帥

畢師鐸數十人賊走嶺表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鐵轉運等使又詔駢料官軍義營鄉團歸其老弱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以聞賊更推黃巢南陷廣州駢建遣潯以兵五千屯柳扼賊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接循潮自將萬人繇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末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行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壘募軍及土客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爲重廣明初潯破賊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引殘黨壁上饒然衆亡幾會疫癘起人死亡潯進擊之巢大懼以金啗潯騰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爲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絕駢請戰擊殺潯乘勝度江攻天長始巢在廣州求天平節度宰相盧攜攜駢以有討賊功不肯赦巢與鄭敏爭于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聞議不一亦不平至是欲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諫曰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駢震怒下令將出師屢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况賊平挾震主

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豈求福爲不朽資也駢入其計託
疾未可以出屯嚴兵保境巢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
求援陳許巢逼揚州衆十五萬駢將曹全晟以兵五千戰
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趨河洛天子遣使
者促駢討賊冠蓋相望也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駢立功
眷寄未衰詔刺史若諸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
制除授尋進檢校太尉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
兵馬等使會二雉雉署廢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兵
出營東塘舟二千艘戈鋌完銳日討金鼓以侈士志與浙
西節度使周寶激欲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欲并江

東爲孫策三分計寶未之信俄而駢請寶至軍議事實怒
辭疾不出釁隙遂搆駢也東塘百日託以寶及浙東劉漢
宏將爲不利乃還以應甘公變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殆
乃以王鐸代爲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
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增實戶一百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
利權攘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詆鐸乃敗軍將而安潛
狼貪有如橈敗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刮席子嬰軹道事
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都統
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
望頓盡故驛爲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

文辭緣澤其姦偃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
駢聞縮氣悵悵部下多叛去盡無聊乃篤意求神僊以
軍事屬用之用之者都隄人世爲商僧往來廣陵得諸賈
之驩既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九華山事方士牛弘微
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駢親將俞公楚驗其術因得
見駢署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既少賤具知閭里利病吏得
失頗班班言政事以將左道駢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
駢動息持金帛還結左右口爲誕妄以動駢又薦狂人諸
葛殷張守一爲長年方藍有牙將初殷將見用之給曰上
帝以公爲人臣慮機事慮廢使神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

縻之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葛將軍其陰
狡過用之遠甚有大賈居第華壯殷求之不得謂駢曰城
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卻之因指賈居駢敕吏即日驅徒殷
入居之駢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飭以金珠琛玉侍
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儼鈞天薰齋其上祈與仙接用之
自謂與仙真通對駢叱咤風雨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俚
近左右或竊議輒殺之後無敢出口者蕭勝納賄用之求
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劔須真人取之
唯勝可往駢許諾數月勝獻銅七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
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駢寶祕之常持以坐起用之憚其術

窮且見詰乃刻青石手板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
潛植機上駢得之大喜爲寓鵠廷中設機關觸人則飛動
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擿其姦者乃曰仙人
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始棄人間事絕妾媵雖將
吏不得見客至先遣薰濯詣方士祓除謂之解穢少選即
列去自是內外無敢言者惟梁纘屢爲駢言駢不聽纘懼
解所領兵駢還其軍於昭義纘不復事矣用之旣自任淫
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百餘號察子厚稟食令居衢
閩間凡民私閱隱語莫不知道路箝口誅所惡者數百族
又募卒二萬爲左右鎮邪軍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駢府

用之每出入駟御至千人建大第軍胥營署皆備建百尺
樓託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左右姬侍百餘皆娟
秀光麗善歌舞巾幘束帶以待月二十宴其費仰於民不
足至苛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則許入貲產贖罪俞公楚
數規戒其失不聽姚歸禮謀殺之弗克用之因譖二人於
駢使以驍雄兵三千督盜於外密使兵襲之舉師殲焉駢
從子瀆密疏用之罪諫駢曰不除之高氏且無種駢怒命
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瀆貲貫不能滿故妄言因
出瀆筆驗之駢敕吏禁瀆出入俄署舒州刺史未幾爲下
所逐用之構之也駢使人殺瀆嗣襄王愠之亂駢上書勸

進僞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爲嶺南節度使駢久缺望至是大喜貢賦不絕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以鄭杞董僅吳邁爲腹心駢之親信皆偏使附已政事未嘗關決駢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問計於杞僅謀請駢齎於其第密縊之給爲昇天事不克光啓三年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淮壽州刺史張翺奔告駢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者故仙芝黨以善騎射稱駢敗巢于浙西用其力故寵待絕等用之厚啖以利欲其諧附然不肯情師鐸有妾美用之請見不可狃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內忿懼爲子結婚於高郵

將張神劔陰以爲援朱全忠方攻秦宗權駢慮其奔突使師鐸率兵踰都梁山不見賊還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讒死憂甚用之益加禮師鐸愈恐謀於神劔神劔不然其言而猜嫌日結用之亦慮其變內欲除之亟請罷屯其母密擿師鐸使去曰母顧家室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覲師鐸與諸將發其姦遣使謂師鐸曰用之欲因此行圖君旣授書神劔矣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稍稍傳言諸將介而見請殺神劔并其軍驅市人以濟亂師鐸曰不可我若重擾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與我善兵精士彊以用之用事常不平今若告之謀彼必喜則事濟矣

衆然之神劔未知方椎牛釀酒且將犒師師鐸潛師夜出
士皆絳繒抹首且行且掠漢璋聞以麾下出迎師鐸諭以
計大喜留其妻守淮口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劔
詰其變神劔辭不知師鐸語稍侵神劔瞋目曰大夫何晚
計彼一妖人前假嶺南節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旣奪魄
彼一日得志吾能握刀頭北向事之邪吾前未量君意故
不出口尚何疑漢璋喜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爲大丞
相作警告神乃移檄州縣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爲
名神劔以高郵兵諸校倪詳逮並以天長子弟會唐宏爲
先鋒駱玄真主騎趙簡主徒王郎爲殿得勝兵三千將發

神劔中悔繆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衆心
搖矣神劔請按軍高郵爲公聲援而督糧道師鐸曰民稟
尚多何患資儲城中攜離無鬪志何事聲援君意不行孰
敢違漢璋內忌神劔恐不爲已下勸許其計約城破玉帛
子女共之其四月兵傳城營其下城中駭亂用之分兵守
且自督戰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用
命師鐸懼退舍自固用之稍煙塞諸門駢登延和閣聞驚甚
左右告之故大驚召用之問狀徐曰師鐸衆思歸爲門衛
所輒隨已處置不爾煩玄女一符耳駢曰吾覺爾之誕多
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寶也時寶已爲下所逐出奔云

用之慙不復有言師鐸見城未下頗懼求救於宣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駢數責用之曰始吾以心腹任君君御下無方卒誤我今百姓饑饉不可虐用當遣大將齎吾書諭之使罷兵用之疑諸將不爲用以其黨許戡奉書往始師鐸意駢令宿將勞軍因得口陳用之罪及戡至大怒曰梁纘韓問安在若何庸來即斬之乃繫書射城內用之不發即火之它日以甲士百人入謁駢驚匿內寢少選乃出叱曰得非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至南門舉策曰吾不復入是矣始與駢貳師鐸壁揚子發民廬舍治攻具用之人索居人馬及丁壯驍將以長刀擁脅乘城晝夜不得息又

疑爲間數易區處家有饑餉皆相失至飢死者相枕藉駢召大將古鏐齎師鐸母書及其子出諭師鐸遣子還曰不敢負恩朝斬凶人夕還屯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乃收置署中會秦彥遣秦稠率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柵以應于外師鐸入守將張全廼戰死用之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以畀師鐸左鎮邪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駢召梁纘謝曰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使保子城遲明師鐸縱火大掠駢乃命徹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賓即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劔以次授署秦稠封府庫

以待師鐸去丞相號于時守衛未謹駢愛將申及說駢曰
逆人兵少弛願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刷大恥賊不足平
也若不決則及將不得侍公因泣下駢懼怯不能用其策
及乃匿去師鐸誅用之支黨數十使孫約迎秦彥彥者徐
州人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盜繫獄且死夢諱曰秦彥
而從我去寤而視械破因得亡命即名彥聚徒百人殺下
邳令取其貲入黃巢黨中既敗與許勅降駢累表和州刺
史中和初宣歙觀察使竇滔病彥襲而代之師鐸之召彥
也或計曰足下向誅妖人群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
高公足下身典兵權在掌握四隣聞之不失大義諸將未

敢謀也若令彥爲帥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府庫勢已
相疑足下如厚德彥宐以金玉子女報之勿聽度江假足
下能下彥楊行密夕聞而朝必至師鐸不決以告漢璋漢
璋曰善師鐸出駢囚南第稠麾下求無厭燒貢奉樓數十
楹取珍寶始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貲貨山積私
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殫極功巧至是爲亂兵所剽略盡
師鐸徒駢東第禽諸葛殷腰下得金數斤百姓交唾拔須
髮無遺再縊乃絕仇家睢其目云市人投瓦礫擊尸俄而
成家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囚署中子
弟十餘人同幽之顧雲入見駢猶自若曰吾復居此天時

人事必有在意師鐸復推立之用之既出以兵攻淮口未
下鄭漢璋擊之遂奔天長初用之詐爲駢書召兵於盧壽
城陷而楊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自歸張神劔求賂於
師鐸辭以彥未至神劔怒與別將高霸將攻師鐸彥之來
召池州刺史趙錕守宣自將入揚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爲
行軍司馬居用之第不得在牙中師鐸怏怏失志行密與
神劔等連和自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
沮乃授鄭漢璋唐宏等兵屯門樵蘇道絕食且乏糲及師
鐸以勁卒八千出戰大敗稠死之士奔溺死者十八彥大
出金求救於張雄雄引兵至東塘得金不戰去彥使師鐸

率兵三萬陣城下漢璋爲前鋒宏次之駱玄真契約又次
之師鐸王朗以騎爲左右翼旣成列久之行密乃出委輜
重于壁以羸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旁行密先犯玄真短
兵接僞北師鐸諸軍奔其壁爭取金玉貲糧伏謀而出行
密引輕兵躡其尾得殺旁午橫尸十里師鐸等奔還玄真
戰死師鐸雅倚玄真驍敢能拒敵旣失之惋沮彌日不復
議出戰矣駢久囚拘供億窘狹羣奴徹延和閣闌楯爲薪
糞革帶以食駢召幕府盧浣曰予粗立功比求清淨非與
此世爭利害今而及此神道何望邪涕下不能已師鐸旣
敗慮駢內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

可以厭彥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陳賞等往殺之侍者白有賊駢曰此必秦彥來正色須之衆入駢罵曰軍事有監軍及諸將在何處爾衆辟易有奮而擊駢者曳廷下數之曰公負天子恩陷人塗炭罪多矣尚何云駢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即斬之左右奴客遁歸行密行密舉軍縞素大臨而祭獨用之縗服哭三日彥屢敗軍氣摧喪與師鐸抱膝相視無它略更問奉仙賞罰輕重皆自出彥遣漢璋擊神劔破之神劔奔高郵漢璋欲窮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裨將晨伏兵西壕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于門以招外兵守軍亦厭若皆委兵潰師

鐸與其家及彥奔東塘人爭出相騰藉死壕壘幾滿王朗踣而殞行密旣入殺梁纘于牙門以不死高氏難韓問聞之赴井死居人癯瘠奄奄兵不忍加暴反斥餘糧救之彥師鐸與唐宏倪詳焚白砂將度江會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三萬襲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取行密輜重牛羊數千計儒以食乏乃屠高郵據之張神劔奔還行密授之館而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行密疑有謀悉擊殺之因殺神劔用之始詐行密曰廡下有廢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之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蠱獸駢也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

唐史傳卷之九
七
斬于三橋妻子皆死著其罪于路儒攻城未得志慮彥師
鐸有異謀稍并其兵唐宏度不免卽告儒曰師鐸密遣人
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軍中彥師鐸先至壯
士摔之至儒所儒質彥反駢罪斬之至師鐸呼曰丈夫成
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爲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手得
公之劍瞑目矣儒罵曰庸賊欲污我手邪趣斬之漢璋至
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使宏主騎兵厚賜之文
德元年儒謀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拔其衆還廬
州儒遂據揚州駢之死裹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瘞
行密擢駢孫愈爲副使令主喪事未克葬愈暴死至是故
吏擲師虔收葬之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儒迭攻
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飢相仍其地遂空

朱玫邠州人少以材武爲州戍將黃巢盜長安有王玫者
爲僞節度使方調兵攻陽事之乘間斬王玫以留後讓李
重古約合兵討巢廣明二年攻襲賊戰開遠門槍洞咽不
死以多擢晉州刺史進邠寧節度使合涇原岐隴兵八萬
屯興平號定國砦戰滂上敗走邠詔益靈鹽軍拜河南都
統引兵屯中橋列五壁進西北面都統賊平授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封吳興侯田令孜議討王重榮以兵屬玫合鄜
延靈夏軍三萬保沙苑重榮上疏乞誅玫令孜旣戰攻輒

北因縱軍還掠僖宗蒼黃幸鳳翔避其鋒攻反與重榮李克用連和請誅令孜宰相蕭遘密召孜迎帝孜趨鳳翔令孜劫乘輿走陳倉遂至興元孜追不及劫嗣襄王愠奉爲帝攻自號大丞相專決萬機始與李昌符共謀挾愠至是反爲讎昌符乃自歸天子人心寢離及王行瑜敗于大唐峯懼歸且見殺又聞購能得孜者以邠寧節度畀之行瑜謂其下曰今敗歸必以無功死若斬孜與北軍迎天子取富貴可乎衆曰諾卽勒兵倍道趨長安孜居孔緯第方據凡署事聞兵入趨召行瑜叱曰公擅歸反邪行瑜厲聲曰我非反者將得君首爲邠寧節度耳孜遽起左右斬之殺其徒數百諸軍遂大亂燒京師時盛寒吏民被剽斃僵死尸相藉卽傳首興元帝爲受俘馘宦者僞樞密使王能著等皆坐誅

王行瑜邠州人少隸軍從朱玫爲列校討黃巢數有功愠卽位授行瑜天平節度使令率兵守大散關爲李鋌所破卽奉款行在還取玫首以獻擢邠寧節度使景福元年與李茂貞韓建及弟同州節度使行實請討楊守亮於山南且言不敢仰度支費止請假茂貞招討一節宦官難之昭宗亦顧茂貞等得山南則益橫不許行瑜等因擅興軍擊取之後茂貞拒單王殺宰相行瑜參有力得賜鐵券稍憑

兵跋扈求爲尚書令宰相韋昭度執不可但加號尚父行
瑜望甚會河中王重榮喪李克用請以其子珂嗣節度而
行瑜建茂貞請授王拱因各以兵陳闕下欲廢天子不克
即殺昭度李磎留弟行約宿衛克用悉兵度河問行瑜等
罪行實棄同州趨長安與行約謀劫乘輿又不克皆奔邠
州行瑜屯黎園克用與戰破行實等軍執其母及行瑜子
俘大校帝下詔削行瑜官爵行瑜以銳卒五千營龍泉茂
貞壁其西克用夜發精騎擾饗道岐軍走行瑜歸邠州嬰
城守厚賂克用求自歸克用軍環其城行瑜窮登城哭語
克用曰我無罪昨殺大臣脅天子岐人也行實止宿衛而

有司以劫遷罪歸之今公討亂者當問茂貞願得東身
歸聽命天子克用曰尚父何自卑吾被命討二賊公其一
也如歸國者當從中決老夫敢專之邪行瑜度不免悉族
奔慶州爲麾下斬于路傳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於是
乾寧二年也其屬二百人克用獻于朝始行瑜亂宗正卿
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至是帝怒放死嶺南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少賤爲餅師得隸左神策軍令孜爲
護軍中尉敬瑄緣藉擢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尚書右僕射
西川節度使性畏慎善撫士黃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夜
召監軍梁處厚號勸奉表迎帝繕治行宮令孜亦倡西幸

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穴從內苑小兒先至敬瑄知素暴橫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謹昨行宮中士捕繫之諱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由是道路不譁帝次綿州敬瑄謁于道進酒帝三舉觴進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雲南叛請遣使與和親乃聽命敬瑄奉行在百官諸吏無敢乏帝欲命判度支固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以弟敬珣爲閩州刺史討定邛州首望阡能涪州叛校韓秀昇再進兼中書令封潁川郡王實封四百戶賜一歲上輸錢及上都田宅邸禮各十區鐵券恕十死巢平進潁川王增實戶二百車駕東敬瑄供億豐餘又

進檢校太師俄而令孜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爲左龍武統軍以宰相常昭度代領節度使者至敬瑄使百姓遮道勢耳訴已功且言鐵券恕死使者馳還令孜勸敬瑄募黃頭軍爲自守計時王建盜據閬利故令孜召建建至緜州發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限朝廷或言建鴟視狼顧惟利是賴公何用之不聽建貽顧彥朗書曰十軍阿父召我欲依太師丐一大州即寄孥梓州身引兵入鹿頭關敬瑄不納漢州刺史張頊逆戰敗建入漢州成都嚴守建走城下謝令孜曰父召我及門而拒我尚誰容與諸將斷髮拜辭曰今作賊矣因請兵於彥朗

瑄分親騎爲十團所當輒披靡烽壑相望幾百里縱謀入城以搖衆心建好謂軍中曰成都號花錦城玉帛子女諸兒可自取謂票將韓武等城破吾與公遞爲節度使一日下聞之戰愈力圍凡三歲城中糧盡以筒容米率寸鬻錢二百敬瑄出家貲給民募士出剽麥收其半民亦夜至建壘市鹽不可禁吏請殺之敬瑄曰民飢無以卹使求生可也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乃行斬磔二法亦不爲戢敬瑄自將出犀浦列二營邀建建軍僞遁遇伏敬瑄敗建破斜橋笮街二屯明日戰又破一壁降其將建屯七里亭敬瑄攻之建將張武馳入城戰于城下守陴皆譟不能

克張勅破浣花營敬瑄諸將或死或降且盡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病正遷京師令孜素服至建軍建入自西門以張勅爲斬斫使建徇于軍曰與而等累年鬪死今日如志若橫恣有犯者吾能全之即爲勅所斬吾不得救也軍中肅然囚敬瑄令建自縛留後表于朝詔以建爲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賦累表請誅不報景福二年陰令左右告敬瑄令孜養死士約楊晟等反於是斬敬瑄於家初敬瑄知不免嘗真藥于帶至就刑視帶藥已亡矣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李巨川字下已逢吉從曾孫建中舉進士方天下崩駭

乃去京師河中王重榮為重光記重榮黃巢書檄奏
請日紛沓須報趣重光為三川神安思敏言報中理墜落
皆驚會賊走出關以京師人言巨川有助力重榮死于亂
賊為興元參軍節度使守亮喜曰天以生遺我邪復管
記至守亮為韓建所禽巨川械以從題木葉遺建祈哀免
勳容因釋縛置幕府昭宗幸華建忠一州供億不能濟使
巨川傳檄天下督轉餉初帝在石門數遣嗣延王通王將
軍大遷安聖奉宸保寧安化四軍又置殿後軍合士二
萬建惡衛兵彊不利已與巨川謀即上飛變告八王欲脅
帝幸河中因請囚十六宅遷監獄師傳督教盡散麾下兵書

再上帝不得已詔可又廢殿後軍且言無示天下不廣詔
留三十人為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自是天子爪牙盡矣
建初懼帝不聽以兵環宮請誅定州行營將李筠帝懼斬
筠兵乃解又言七國災漢八王亂晉永王帥江左謀不軌
吐蕃朱玫亂首立宗支搖人望今王室多故渠可使諸王
將命四方惑征鎮於是詔諸王奉使者悉赴行在巨川日
夜導建不臣乃請立德王為皇太子文掩其惡帝還京拜
諫議大夫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將攻潼關建懼使巨川
往詣軍納款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事左
右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已或衰乃詭說曰巨川誠竒才顧

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一上

唐書二百二十五上

宋 祁 奉 勅 撰

女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覲居突厥中

禱子於軋竿山虜所謂鬪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

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搜廬

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竿山少孤隨母

嫁虜將安延偃開元偃攜以歸國與將軍安道買亡子偕

來得依其家故道買子安節厚德偃約兩家子為兄弟乃

冒姓安更名祿山及長伎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

為玄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

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何殺我守珪壯其語又見偉而哲
釋之與史思明俱為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嘗以五騎禽契
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輒剋拔為偏將守珪
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為子後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
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
計諛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為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
乃授營州都督平盧雷士使順化州刺史使者往來陰以賂
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
祿山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明年入朝奏對稱旨准驃騎大將軍又明年代裴寬為范

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
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饒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
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
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于臣乃祠北郡芝生于梁其
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席豫為河北黜陟使言祿山賢時宰
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專用蕃將故
帝寵祿山益牢群議不能軌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也祿山
陽為愚不敏蓋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
材可用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皇太子
不拜左右撻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皇太子何官也

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荅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銛及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爲夫人有國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磬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爲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

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爲帝學之帝以爲樂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帝爲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爲部署祿山眼孔大母令笑我爲瓊戶交疏臺觀沼池華僭帝幕率緹繡金銀爲笏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

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二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李廷堅平洺李史魚獨孤問俗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大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客高邈李欽湊李立節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大將潛遣買

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安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爲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給契丹酒毒馬旣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又贈延偃范陽大都督進祿山東平郡王九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爲邸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弟廷之新豐給玉食至湯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爲游燕地徙新第請墨敕召宰相宴是日

帝將擊毬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
詔上谷郡置五鑪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雲中太守河
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爲
太僕卿慶緒鴻臚卿慶長祕書監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
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爲出徒兵二千
鄉導至土護真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疾趨賊乘其不備
破之固矣乃救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晝夜行三百里次
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思
德曰七方疲宐少息使使者盛陳利以脅賊賊必降祿山
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汴矢

邀取之傳言祿山獲矣奚聞亦叛夾攻祿山營士畧盡祿
山中流矢引奚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掖出
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方以兵鏖戰虜解圍去祿山不得
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
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權畧開元初爲
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
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
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
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
天下愈偃肆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

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凡國忠所陳無入者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詔還鎮又請爲閑廐隴右群牧等使表吉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艦循流下萬夫挽絙而助日三百里旣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召

還朝制未下帝使中官輔璆琳賜大柑因察非常祿山厚賂之還言無它帝遂不召未幾事洩帝託它罪殺之日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旣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娶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騶勒自倍車三百乘

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毋內騶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可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騰榜郡縣以

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晤爲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祿山從牙門部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賈循主留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榮義郡主亦死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巨可忍賊遣高邈臧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揚

光翽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僞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尉撫皆釋俘囚爲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邈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爲左司馬不納旣而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曰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及邈爲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光翽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大原團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

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挺鬪弗能亢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禽日不絕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脫弓櫛劔繫乃發左藏庫繒帛大募兵以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爲朔方節度關內支度副大使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爲汴州刺史金吾將軍程千里爲潞州長史以榮王爲元帥高仙芝副之馳驛討賊祿山至鉅鹿欲止驚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柏人以佞賊賊投草頽樹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水一

昔合遂濟河陷靈昌郡又二日下陳留滎陽次颯子谷將軍荔非守瑜邀之殺數百人流矢及祿山輿乃不敢前更出谷南守瑜矢盡死於河敗封常清取東都常清奔陝殺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臣于賊時高仙芝屯陝聞常清敗棄甲保潼關太守竇廷之奔河東常山太守顏果卿殺賊將李欽湊禽高邈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京城六郡皆爲國守祿山所有纔盧龍密雲漁陽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賊之據東京見宮關尊雄銳情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略會濟南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賁濮陽人

尚衡東平太守嗣吳王祗與共源令張巡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子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相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署拜百官復取常山殺顏杲卿安思義屯真定會李光弼出土門救常山思義降博陵亦拔唯橐城九門二縣爲賊守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圍饒陽不克引軍攻石邑張奉璋固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自雲中引兵與光弼合敗思明於九門李立節死希德奔鉅鹿思明奔趙郡自鼓城襲博陵復據之光弼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

陵牛延介發媯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道關不開山懼欲還范陽召嚴莊高尚責曰我起而曹謂萬金今四方兵口盛自關以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尚見我爲遣尚子出凡數日田乾真自潼關來勸祿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能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存如事不成吾擁數萬衆豈可橫行天下爲十年計且高尚嚴莊任命元勳也陛下何遠絕之使自爲患邪祿山喜道之小字曰阿活非汝孰悟我然則奈何乾真曰召而討安之乃內尚等與飲安祿山自歌君臣如初即遣孫孝

安神成西攻長安會高仙芝等死哥舒翰守潼關爲乾
祐所敗回之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時
行在已至扶風於是汧隴以東皆沒於賊祿山以張通儒
守東京乾真爲京兆尹使安守忠屯苑中祿山未至長安
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路驛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
第家不存遺棄不費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
入盈重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
聞皆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旬剥苛急百姓愈騷祿
山怨慶宗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長公主諸王妃妾子孫
姻婚等百餘人害之以祭慶宗羣臣從天子者誅滅其宗

虜性得所欲則肆爲殘虐人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
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
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
天下日跂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關里
至空都畿豪桀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刈懲之不能
止又賊將類慄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
入蜀終無進躡之患帳下李猪兒者本降豎幼事祿山謹
甚使爲鬪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
猪兒爲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隱常瘡
旣叛不能無恚懼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

給侍無罪輒死或箠掠何辱猪兒尤數雖嚴莊親倚時時
遭笞斬故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爲鴻臚卿
賊僭號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
疑難作不利已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
不得已而爲者慶緒因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事上罪
可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
山朝羣臣創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猪兒入帳下以
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
而腸潰于牀即死年五十餘包以氈罽埋牀下因傳疾甚
僞詔立慶緒爲皇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

上皇旣襲僞位改載初元年即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
事之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
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各募兵於是廣平王率
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
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裒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素畏
回紇旣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守忠等大敗
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
懷恩以回紇南蠻太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莊自將兵十
萬與通儒合鉦鼓震百餘里尹子琦已殺張巡悉衆十餘
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

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
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死鬪
回紇自南山繚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
不勝筭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骸藉藉滿阡壑鎧仗狼
扈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慶緒守忠通儒等劫殘軍走鄴
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偽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
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汗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
復而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莊妻薛舍
獲嘉給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
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諭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

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於司農卿阿史那承慶
以其衆二萬奔恒趙或趨范陽其承慶緒者夷卒纔千餘
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珣自南陽各以
來邢衛洛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爲成王
府太守爲尹改元天和以高尚平泐爲宰相崔乾祐孫孝
哲牛廷玠爲將以阿史那承慶爲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
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携解由
是能元皓以僞淄青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並納
順德州刺史王暕貝州刺史宇文寬皆背賊自歸河北諸
軍各嬰城守賊使蔡希德安雄俊安太清等以兵攻陷之

戮于市膾其肉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载書梓血與羣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太保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軍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太傅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邢州刺史符敬超洛州刺史楊宗太子左諭德任瑗明州刺史獨孤允陳州刺史楊日休洋州刺史薛榮光岐陽令自裨枝等數數爲國間賊而慶緒治宮室觀榭塘沼汎樓船爲水嬉長夜飲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建白衆共訾沮之希德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爲內應通儒以它事斬之麾下數千皆亡去希德素得士舉軍恨歎慶緒以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復

悍少恩士不附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遂度河師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乾祐將上軍雄俊王福德佐之田承嗣將下軍榮敬佐之慶緒自將中軍孫孝哲薛嵩佐之既戰王師僞却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獲其弟慶和斬于京師子儀引軍躡賊戰愁思崗賊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三周決安陽水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口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墮

牆取麥秸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將於是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三月營安陽慶緒悉乃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萬歲乃約慶緒爲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慶緒收官軍餘饟尚十餘萬石召孝哲等謀拒思明諸將皆曰今日安得復背史王乎通儒尚洌皆請自往謝思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爲流涕厚禮遣還三口慶緒未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思明令軍中環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

重圍不意太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爲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爲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緒數日周萬志萬志進口慶緒爲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縊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膊之思明改葬祿山以王禮僞謚燕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帝以賊國讎惡聞其姓京師坊里有安字者悉易之

高尚者雍奴人母老丐食自給尚客河朔不肯歸與令狐潮相善淫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篤學善文辭嘗喟然謂

汝南周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斃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薦諸朝賁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士以爲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曹參軍力士語祿山表爲平盧掌書記因出入卧內祿山喜聽尚嘗執筆侍通宵不寢繇是親愛遂與嚴莊語圖讖導祿山反陷東都僞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下赦令皆尚爲之嚴莊降後尚獨典政事至僞侍中

孫孝哲者契丹部人母冶色祿山通之故孝哲得狎近長七尺伉健有謀祿山對側門俟召衣帶絕不知所爲孝哲箴縷素具徐爲紉綻祿山大悅充能先專取情祿山魁大

非孝哲縫衣不能勝天寶末官大將軍賊僭位僞拜殿中監閑廐使爵爲王與嚴莊爭寵不平裘馬光侈食輒珍滋賊令監張通儒等守長安人皆目之殺妃王宗室子百餘人窮誅楊國忠高力士黨與及與賊忤者不勝計剔首析肢流離道衢祿山死莊奪其使以與鄧季陽慶緒之奔莊懼爲所圖因降有商胡康謙者天寶中爲安南都護附楊國忠官將軍上元中出家背佐山南驛稟肅宗喜其濟許之累試鴻臚卿婿在賊中有告其畔坐誅事連莊繫獄貶難江尉京兆尹劉晏發吏防其家莊恨之俄詔釋罪莊入見代宗誣晏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云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宰于玄宗賜其名姿癯露鳶
肩偃背歔目側鼻寡須髮躁健譎狡與安祿山共鄉里生
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
所禽馘通六蕃譯亦爲互市郎須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
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
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爲
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
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部將
瑣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禽以贖罪誅王曰從我者雖多
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

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戍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
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
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爲挺生天寶初累功至將
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
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從祿山討契
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
明逃山中再閱旬哀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
握手曰計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
退在時向蚤出隨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
奴亾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表平盧兵馬使思明少賤鄉

里易之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壻窺思明告其親曰必嫁我
思明宗屬不可女固以歸思明亦負曰自我得婦官不休
生男子多殆且貴乎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會賈循死
留思明守范陽而常山顏杲卿等傳檄拒賊祿山使向潤
客等代史思明攻常山九日執杲卿進薄饒陽盧全誠拒
守河間景城平原樂安清河博平六郡稍募兵自固河間
李奐以兵七千救饒陽景城李晞持兵八千助河間平原
顏真卿以兵六千助清河悉爲思明所敗晞子杞死之饒
陽愈堅會李光弼收常山思明遽解圍迎戰晝夜行二百
里相持久不決郭子儀取趙郡合兵攻賊凡再戰皆大敗

走入博陵光弼追傳城幾拔屬瀋陽宗召朔方河東
兵光弼引還使王甫守常山賊尾追光弼於井陘敗歸攻
平盧劉正臣輕之不設備敗保北平其貲二千乘皆沒思
明得其銳卒張甚謀攻常山甫欲降諸將殺之遣使至信
都迎刺史烏承恩鎮守不聽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
賊登城伏起賊殲思明中戰扶以免復攻陷之焚盧舍種
誅其人取橐城守將白嘉祐走趙郡思明圍之五日入之
嘉祐奔太原思明再陷常山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顏真
卿遣和琳將兵萬餘往救之於是北風號勁鼓之士不進
賊縱擊大敗執琳引衆攻城禽李奐又拔景城李晞赴河

死招樂安降之遂攻平原未至真卿棄郡去進破清河執
太守王懷忠入博平遂圍信都初賊先獲承恩母妻及子
故承恩降而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死思明
兵所嚮縱其下椎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舉河
北悉入賊生人貲產掃地壯齋負老嬰則殺之殺人以為
戲祿山偽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羅步屯落
河止三千既數勝兵最彊信然有噬江漢心以精卒五萬
畀尹子音度河劫北海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閉
不出子音乃還救途不克至德二年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
兵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張奉璋以兵守故關

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
陽改服給為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
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
爵媯川郡王賊之陷兩京常以橐它載禁府珍寶貯范陽
如丘阜然思明見富彊憫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
相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
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李元節誦思明議事且共
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問曰公貴且賢無特
下為之謀然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為我言之對曰方祿山
彊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

宣王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
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
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
之思明從承慶等飲即拘之收其兵給賞以遣斬守忠立
節以徇李光弼聞其絕慶緒使人招之前此烏承恩已歸
國帝遣鐫諭之思明使牙門金如意奉十三郡兵八萬籍
歸于朝於是高秀巖以河東自歸有詔思明爲歸義郡王
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節子並列卿以秀巖爲雲中太守
亦官其諸子遣承恩與中人李思敬尉撫趣討殘賊思明
乃遣張忠志守幽州假薛粵以恒州刺史招趙州刺史陸
濟使降授朝義兵五千守冀州假令狐彰博州刺史成滑
州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
恩父知義冀其無嫌即擢承恩爲河北節度副大使使圖
思明承恩至范陽羸服夜過諸將陰諭以謀諸將返以告
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與恩齎奏事遠思明留館之幃
所寢牀伏二人爲承恩子見囚留以夜半語其子曰吾
受命除逆朝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賜阿史
那承慶殘券及光弼牒又得薄紙書數番皆當誅將士姓
名賊大詔曰我何負於爾至是邪故答曰此太尉光弼謀
止不知也思明召官吏于廷西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

至殺臣因換殺承恩公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囚思敬以聞
帝遣使諭曰事出衆思非朕與光弼意又聞三司議陳希
烈等死思明懼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旣復位此
等宜見勞返殺之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勸賊表天
子誅光弼思明使耿仁智張不矜上疏請斬光弼不然且
攻太原賊人守嵩仁智執易去左右密白思明執二人曰
若負我邪命斬之旣又欲貸死復召責曰仁智事我三十
年今日我逐爾邪仁智怒曰人固有死大夫納邪說再圖
反我雖生不如死思明怒捶殺之九節度圍相州急慶緒
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舉魏州歸天子

崔光遠代守思明乃引兵擊魏援之殺數萬人乾元元年
正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贄爲司馬救
相州郤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遂西略虞根本未固卽遣
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夏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
應天皇帝妻辛爲皇后以朝義爲懷王周贄爲相李歸仁
爲將號范陽爲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鑄
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
兩蕃西有二都勝負未可知而爲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
遂不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
那王向貢張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東武等輔之兵四出

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高周萬志
自胡良度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奏
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卽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
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貲二艦思明乘
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
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
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釭擊兗鄆薛粦擊曹上
元二年二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却王師棄河陽懷州
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宜
陽繼進朝義攻陝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寧思明大怒召朝

義并駱悅蔡文景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詫曰朝義怯不能
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終日畢
未填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
士而違我令耶據鞍畢填乃去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
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被
讓卽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
同計大事朝義面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
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
不敢拒思明愛優譚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
思明驚據牀叱咤優問故答曰我夢羣鹿度水鹿死而水

乾云何俄如屢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小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屢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廐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曰驚聖人否損聖人否悅曰無有時周贄許叔冀以後軍屯福昌季常叔冀子也朝義令告之贄聞驚仆地賊領兵還贄等出迎悅惡其貳乃殺贄次柳泉悅畏衆不厭縊殺思明以氈裹尸橐它負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

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尊朝義孽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玉圍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虛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王爲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义仁高如震率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責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僞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梟义仁徇于軍如震懼擁兵拒守五日玉收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

唐傳一百五十一
三二
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斬如震幽州乃定
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大臣然無經略才當此時洛陽諸
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
耻爲朝義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
回紇兵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
恩郭英入殿入自龜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
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司
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軍薛
景仙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二萬椎鋒死賊帝曰壯矣右
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

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
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
後縱間賊中彼脅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
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
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馘凡六萬委牛馬器甲不
可計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
北趣幽州東都再更亂英又朝恩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
掠延及鄭汝閭井至無煙方冽寒人皆連紙褫書爲裳褌
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
成德李令崇皆背賊犄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

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而郤王師逐之爭貨寶賊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止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八戰八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雖瑒之疆不遽下朝義然納以騎五千夜出比行握承嗣手以存亡爲託承嗣頓首流涕將行復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少選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家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厮隸齊妻

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脩今是轉危即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吾邈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孥詣瑒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飢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爲承嗣曰老奴誤我夫至梁鄉拜思明墓乘走廣陽不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醫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召故將收其屍懷仙及服出次哭之士

皆號勸及葬莫知其所僞恒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
倣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知食相州節度使薛嵩
及懷仙承嗣等皆舉其地以歸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
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千官有司請隸司農帝曰是
皆良家子脅掠至此命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
贊曰祿山思明興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能
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還天道固然然
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謂譏劉
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
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
相工稱隋文帝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爲八
柱國公族相襲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二三十千
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楊氏之
禍乃可爲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
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唐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上

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五十五

唐史卷一百五十五

三三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唐書二百二十五中

宋祁奏

勅

撰

李希烈燕州遼西

人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

有勞及忠臣在淮

西因署偏裨試光祿卿軍中藉藉高真

才會忠臣荒縱不

事得間衆怒逐忠臣聽命代宗詔忻王

為節度副大使使

希烈專留後事又詔滑亳節度使李勉

兼領汴州德宗立

加御史大夫即拜節度使名其軍曰淮

寧以寵之梁崇義

之反敕諸道進討詔進希烈南平郡王

漢南北招討處置

使又拜諸軍都統平崇義功多擁兵欲

有其地會山南節

度使李承至不克猶大掠而去以功檢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唐史卷一百五十五

三三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中
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叛以檢校司空
兼淄青節度使討之希烈擁衆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李
約納為脅齒陰計取汴州即檄李勉假道勉度所宜出儲
陳留治梁除道以須希烈計得因譚罵勉勉嚴備以守納
遣游兵導希烈絕汴餉路勉治蔡渠列東南饋希烈遣使
者約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凶焰熾然俄而滔等自相王
遣使者來奉牋希烈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株
連半天下建中四年正月詔諸節度以兵犄角攻討唐漢
臣高秉哲以兵萬人屯汝州未至賊將乘霧進王師還賊
又汝州執李元平兵西首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嶠澠留
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計詔太子太師
顏真卿諭賊已行又遣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希烈
見真卿傲桀不臣敕左右訾侮朝政即北侵汴州南略鄂
州有詔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擊之拔蘄黃兩州擊賊李
良韓霜露於白巖二將走初希烈自襄陽還留姚愔戍鄧
州賊又得汝則武關梗絕帝使陝虢觀察使姚明敷治
上津道置館通南方貢貨希烈遣董待名韓霜露劉敬宗
陳質翟崇暉分掠州縣官軍數奔曜復取汝州希烈遣周
曾呂從賁康琳拒曜次襄城與王玠姚愔韋清合謀襲希
烈不克皆死清奔劉洽希烈懼還蔡州上疏歸罪曾等帝

不赦詔斬希烈者四品以上得其官五品以下戶四百民
賜復三年遣神策將劉德信將節度觀察團練子弟兵屯
陽翟并力以李勉爲淮西招討使驩副之荆南節度使張
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節度使賈耽與臯副之德
信去陽翟入汝壁賊取陽翟覆伯儀軍驩戰不利屯襄城
希烈怙其壯舉衆三萬圍驩時帝西狩師氣熾不能抗城
遂陷驩奔東都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
食自若也以故人畏服爲盡死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入
之運土木治道怒不如程驅人填塹號淫稍勉奔宋州希
烈已據汴僭即皇帝位國號楚建元武成以張鸞子李綬

李元平爲宰相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披其地建四
節度以汴州爲大梁府治安州爲南關梁石作壘又於上
蔡襄城獲折車釭奉以爲瑞惑其下因窺江淮盛兵攻襄
邑守將高翼死之於是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
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洽引還卒栢少清攬轡曰公小不
利遽北柰何洽不聽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寧凌舟乘銜
踵進亘七十里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賊使妖
人祈風火戰棚盡坎堞欲登彥昭按劔乘陴士感奮風亦
反昌計於衆曰軍法倍不戰賊猥吾寡不如退以驕賊白
宋出精銳擣不意功可成彥昭謝曰君少待請盡力乃登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城誓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得失在
主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
死外吾衆盡矣士皆泣且拜曰公在是誰敢去昌大慙彥
昭擊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洽其屬作書
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爲書洽得書喜曰
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
士奮出希烈大敗取其旆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貲
糧而還洽表其功拜彥昭御史大夫實封百五十戶希烈
旣沮卻而壽州刺史張建封亦屯固始彥其旁希烈懼還
汴州遣崇暉以精兵襲陳復爲洽敗俘衆三萬執崇暉進

拔汴州禽鄭賁劉敬宗張伯元呂子巖李達于希烈遁歸
蔡賊戍將孫液挈鄭州降帝即拜液爲刺史貞元二年遣
杜文朝寇襄州爲樊澤所破獲文朝會臯建封環及李澄
四略其地勢曰靈希烈縮氣不敢搖啖牛肉而病親將陳
仙竒陰令醫毒之以死始希烈入汴聞戶曹參軍竇良女
美彊取之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謀謀能
轉移之嘗稱仙竒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娥媚者以
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竒妻曰賊雖彊終必敗云
何竇父而寤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未
決有獻舍桃者竇請分遣仙竒妻聽之因燒帛丸雜果中

出所謀仙竒大驚與薛育率兵譟而入子出徧拜曰請去
帝號曰留青故事語已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
尸希烈於市帝以仙竒忠即拜准西節度使百姓給復二
年俄爲兵少誠所殺有詔贈太子太保實亦死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泚資
壯偉腰腹十圍外寬和中實狠刻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
滔並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戰所得必分麾下士以
動其心陰儲凶德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
希彩爲下所殺衆未有屬泚方外屯而滔主牙兵尤狡諂
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貽因共

詣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檢校左散騎常侍
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實封戶二
百泚上書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二年
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
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旣行屬疾或
勸還泚曰輿吾尸猶至京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
天子觴日視朝泚以偶日至見內殿賜乘輿馬二戰馬十
金綵甚厚士校皆有賜宴資隆渥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
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滔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
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

郭子儀主之決勝楊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
主之汴宋淄青兵泚主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屯奉
天賜禁中兵以爲寵遷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爲隴右節度
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遂寧德宗
立改鎮鳳翔進封戶三百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
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與崔寧領兵繼進涇
上素聞懷光梟相恟懼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
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
入陳事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
節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大官脯醢給軍文

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避之別將韓
游瓌曰戎若來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沒身于虜者少須
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爲文喜求節度
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赭巖面爲異俗乎海賓果與其
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之詔加中書
令還屯進拜大尉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
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
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
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
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漣水京兆尹王翊

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使吏供軍糲飯菜肴衆怒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耶今瓊林大盈庫寶貲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持賜往人二縑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旣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爲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肆私取庸自入故遽迫皆不至帝出

苑北門羽衛總數十普王前導室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匕而去賊已嚴何諸門士人羸衣冒出盧杞關搆李諫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吳通微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遲曉至奉天吏惶懼謁于門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群臣稍稍自間道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貴譟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

內府盜皆寶終夜不絕道路更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屬畏不能久以此昔在涇有恩且失權又庸思亂乃相謀曰大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僞乃擁徒向闕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午令曰國家有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乘輿百官三日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違令誅逆徒居白華殿或說泚迎天子泚顧望愕然光祿卿源休至請間教以不臣詭稱符命泚悅張光晟李忠臣皆新失職怨望亦勸成之鳳翔大將張廷芝涇將段誠諫引潰之六三千自襄城來泚自謂得人助逆志堅決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護泚纔破面得不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立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僭即皇帝位於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伍諸臣在位者纔十餘逼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泚下詔稱幽囚之中神器自至以示受命即拜令言侍中關內副元帥忠臣司空兼侍中休中書侍郎蔣鎮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蔣鍊爲御史中丞敬缸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洪經綸太常少卿彭偃中書舍人裴揆崔幼真給事中廷

芝光晟誠諫崔宣張寶何望之杜如江等並僞署節度使以兄子遂為太子以滔為冀王太尉尚書令號皇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盡哀結蒲為首以葬此得首亦集群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此既勝則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終日當平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漣城伏兵漠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前城引卻日月尾追遇伏鬪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矣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泚自將偪奉天竊乘輿物自侈以令言為上將先晟副之忠臣留守以將鍊李子平為宰相於是城率降

游瓌禦泚泚大敗死者萬計退三千里而舍修攻具毀廬室為樓車百尺下覘城中會杜希全以兵敗漠谷賊益張又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劬請救泚乃急攻城驅民填澗造雲梁令壯士居上將傅堞守者震駭渾瑊乃使侯仲莊韓澄穴地道梁陷縱火焚之城上揮膏流數百步衆亂而囂城中兵出皇太子督戰賊大敗然賊負其衆遂長圍以百卷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滅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空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貳帝亦太息噓欵城

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于魯店遂
 戰城下自辰止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眾亦朕赤子
 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引去初帝至奉天或言賊已立
 泚必來攻請治守具宰相盧杞曰泚大臣柰何疑其反及
 泚圍城帝卒不詰其言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
 團結人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嘗令士馳入
 曰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落郎官一
 二而已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
 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
 以兵三千屯中渭橋 奉天圍久食且盡以蘆秣帝馬夫

官糲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飡餅餌南節度使張
 延賞獻帛數十駄諸方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詔殿中侍
 御史万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群臣家在城者賊猶給
 俸中人朱重曜為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夷
 之孫知古謬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
 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興元元年泚以本封遂寧漢
 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或曰王師欲潛壞京城四隅垣以
 入泚懼詔金吾布士於衢吏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步
 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帷甲戒曰軍來則四面
 擊太倉糧竭賊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朴流離士寢飢

而神策六軍從行在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粟不絕或請
停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即厚歛居
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
或謂泚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嘗北
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脅以兵使不得
辭泚曰疆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戶拜官邪奉
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偽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
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它處
衆謀亦止光晟與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犯之
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彊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

謁泚曰光晟有他志一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光
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
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
繒錦一百曰以此東歸希倩歎復入曰臣愚褊罪當死願
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
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竭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
人治之東出灞水與王師戰大奔還闔都門士皆甲以待
父乃罷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夫木爲衝
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
食上下惴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不

可制但完守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術家
曰陛下當不出宮雖西軍入且自有變泚探以自安會李
懷光貳于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
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潯上駱元
光守渭橋進狩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是行將有未嘉事
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
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
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隣國
故懷光決反因并陽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光反明白即
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慙見欺引其軍東保河

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 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
遂害河清以應賊泚即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
疆士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韓旻宋歸朝於武亭川斬
計萬級歸朝奔懷光晟率 渾瑊駱元光尚可孤悉師攻賊
晟薄光泰門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哭保白華晟
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將段誠伏莽中
爲王伉所禽姚令言張廷芝與晟遇十圍皆北遂至白華
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西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
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姚令言廷芝休子平朱遂引
殘軍西走光晟備出之因請晟降泚失道問野人答曰奉

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此怒欲殺之
乃亡去此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鑿拒之此曰子之節吾所
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鑿擲節焰中曰歸汝節此舉軍哭
城中人望見其子弟亦哭宋膺曰其妻哭斬矣衆止哭此
更舍逆旅遣梁廷芬入見希鑿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
不容何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鑿陰可廷芬出報此悅廷芬
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此猶餘范陽卒三千此走驛馬關
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此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
廷芬與此腹心朱惟孝夜射此喉嚨中韓旻薛綸高幽岳
武震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此使宋膺傳首以獻此死年四
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此壻金吾將軍
馬悅走党項得入幽州朱重曜者事此最親近此呼爲兄
會窮冬大雨此欲襍變鳩殺重曜以王禮葬賊平出其尸
膊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滅初源休爲京兆尹使回
紇將還盧杞畏其辯能結主恩次太原奏爲光祿卿休怨
望故導此僭號爲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時訂其逆
甚於此脅辱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每王師不利喜
見眉高與姚令言勸此圍奉天晝夜爲賊謀二人爭自比
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
參可笑即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皆笑謂爲水迫鄴侯

本相州人今言者河中人始應募隸涇原節度使馬璘府孟暉之為留後表其謹肅任將帥遂為節度使既挾此亂頗盡力彭偃斃于進自謂為宰相所抑鬱鬱不懌此亂匿田家既得用罄令一出其手遂解尤諄慢李晟愛張光晟才表丐原死置軍中路元无怒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李懷光以宋歸朝獻諸朝斬之唯李日月毋得貸泚未敗號其第為潛龍宮徒珍寶實之人謂潛龍勿用亡兆也晟惡田希鑿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鑿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鑿來謁其妻李父事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鑿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鑿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如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鑿坐晟下未知當歿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鑿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置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為節度使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唐書二百二十五下

宋祁奉

勅撰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
 辯給喜養亡命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
 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
 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
 耻之僖宗不知也其票帥尚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
 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即與
 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
 遂數萬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晷數擊賊敗

萬曆十六年

唐書傳二百五十一

十四

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光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間之趣邾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邊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蟻聚鄧汝開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賫布路士

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卽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蘄黃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請渥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已詢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柰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卽不受命劫州兵

渥中人亡去賊分其衆尚君長入陳慈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遂至數萬繇賴蔡保嶠岬山是時柳彥璋又取江州執刺史陶祥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糗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何漸

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卽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郭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曾元裕敗賊於申州

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自勉爲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崱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邾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瓌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洪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卽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瑒於是高駢遣將張

泚梁續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荆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僂路圍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薶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在管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又崔瑒言于朝宰相鄭玄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王

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乏乃拜巢率府
率巢見詔大詭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
將入關因詆寘登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
構狀銓貢失才禁刺文殖財產縣令犯賊者族皆當時極
敝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罵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
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
陵表秦寧節度使李係為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
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今日賊中大疫衆死什四遂引北還
自桂編大柁沿湘下衡求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
熾焉校尉蔽江進逼江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即棄城先此

劉漢宏已略地焚廬厓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
城走襄陽官軍乘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死溝壑其十月巢
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髀可斷表不可為巢
怒殺之欲進躡鐸會江西招討使曹全最與山南東道節
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鞞望賊陣
縱而遁賊以為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
輒奔還莫能禁官兵伏于林鬪而北賊急追伏兵大敗之
執賊渠十二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
降之或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
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

之全最將度江會有詔以段彥謩代其使乃止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奔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媪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淮南高駢遣將張潁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巢數卻乃保饒州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張潁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殘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充海節

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全最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賊方守滁和全最以天平兵敗于淮上宰相豆盧瑑計救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度統之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詔可前此已詔天下兵屯澠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澠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囚其帥支詳克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澠水屯皆散巢聞悉衆度淮安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壯

益兵李罕之犯申光潁宋徐兗等州吏皆亡巢自將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沖弱怖而流淚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前說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步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已里閭晏然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貲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

慄承範以彊弩三千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虢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裏三日糧不能飽無關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少卻俄而巢至師大譁川谷皆震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塹火關樓皆盡始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今孜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

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孰當辨者
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
渭橋見募軍服鮮燠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爲賊鄉
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祁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
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攷以神策兵五
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
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
古副之賊衆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
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
衛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

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外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
巢喜曰殆天意歟巢舍田令攷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
尚讓即妄曉人曰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甫
數日因大掠縛筆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會
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
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巢齋太清宮卜日舍舍元
殿僭即位號大齊末袞冕不得繪弋綈爲之無金石樂擊
大鼓數百列長劔大刀爲衛大赦建元爲金統王官三品
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
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爲土金所生蓋天啓

云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
皇后以尚讓趙璋崔瑒楊希古爲宰相鄭漢璋御史中丞
李儔黃諤尚儒爲尚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沈雲翔裴
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費傳古
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常侍王璠京兆
尹許建米實劉瑋朱溫張全彭攢季達等爲諸將軍游弈
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趨倖五百人號功臣以林言爲之使
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忌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
賊皆不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
匿承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素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賊

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鄴裴諗趙濛李
溥李湯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綦郎官鄭係舉族縊是時
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
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將宋文
通所破不得前略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
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
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玫陽爲賊將王玫裒兵俄
而殺玫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
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廊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
功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

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遺銳卒五千以白鬚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鬚肆爲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遣孟楷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其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

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璠營黑水玫戰未能勝鄭畋將竇玫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卒賊震懼於時畿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有執柵民鬻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拔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李詳不勝賊復取華州巢即授華州刺史以溫爲同州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興平爲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譏賊且亡尚讓怒殺吏輒剔目懸之誅郎官門闌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子

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諸葛爽康實爲左右先鋒平師儒爲後軍時溥督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中書舍人盧胤征爲克復制置副使於是鐸以山南劔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興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朱温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温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中使朱温攻四關敗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爽閉關不出讓遂拔郃

陽攻宐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澇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涇邠兵郤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朱温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温懼鑿沈其舟兵遂圍温温數困又度巢勢賊且敗而孟楷方專國温丐師楷沮不報即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爲京四面都統敕朱玫軍馬嵬温旣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更以黃思鄴爲刺史十月鐸濬壕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整屋列屯十四使將梁瓌主之置關

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隴京左行營都統東方
達禽賊銳將李公迪破堡三十華卒逐黃思鄴巢以王遇
爲刺史遇降河中明年正月王鐸使鴈門節度使李克用
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替皆罷克
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阬二
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命王璠林言軍居左趙
璋尚讓軍居右衆凡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陂賊敗執俘
數萬僵肉三十里斂爲京觀璠與黃揆襲華州據之遇亡
去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命薛志勤康若立夜襲京
師火厓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

遁謀即發兵三萬搤藍田道使尚讓援華州克用率重兵
迎戰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衆出走涇原節度使張鈞
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
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
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
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至春入昇陽殿
闔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
珍貴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
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街廬舍宋泚亂定百餘年
治繕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惟

舍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瓌脩復宮省購輦賂仗衛舊章祕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真天德將顧彥朗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諧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饑倚死牆墜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百巨碓糜骨皮於臼并啖之時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帥師救陳趙鼎亦

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塚斬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原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又敗黃郛於西華郛夜遁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其五月大雨震電川谿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其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

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福揚

景憲等巢夜走陝城入寇旬克用悉軍窮蹙賊將李勣
能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徃降全忠而尚讓以爲不
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
兄弟拒戰不勝走兗鄆間獲男女牛馬萬餘乘輿器服等
禽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
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陳景瑜與尚讓追戰狼虎谷
巢計寔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
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佗人利言巢出也
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及兄存弟鄴揆欽乘萬通
思厚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
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徐州小史李師悅
得巢僞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
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略甚衆湘
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贊曰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
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抹亂福天
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
於下手

秦宗權蔡州上蔡人爲許牙將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宗
權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

秦以叛周歲代能領節度即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先言之朝擢防禦使寵其軍曰奉國即爲本軍節度使進檢校司空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樹壁相望擾寇梁宋間巢死宗權張其囂會道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誥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肥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粟慘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爲剽萊自關中薄青齊南繚荆郢北亘衛滑皆虜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煙惟趙犂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亂是恃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

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僖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秦賢略宋及曹全忠好書約和賢遣張調請分地自汴以南歸之秦全忠陰許而賢引兵濟汴肆燔劫無孑餘全忠大怒斬調而還曰我出十將必破此賊進與賊戰殺獲甚衆宗權急攻許節度使鹿晏弘乞師於全忠師未及出已破晏弘進攻鄭州取之擊河橋遂守河陽放兵浸汴西鄙北鄙全忠壁酸棗戰不克宗權屯邊村使秦賢營雙立侵板橋盧瑋引兵進屯萬勝夾汴而柵將梁以濟師全忠詭擊殺瑋宗權悉軍十五萬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懼求救於兗鄆而朱瑾朱宣皆身自將同拒賊五月全忠閉城

大會鼓聞于郊無置聲陰啓北門擊賊壘士譁趨中營克
鄆整兵合擊大敗之宗權忿過鄭焚郭舍驅民入淮西全
忠遂有鄭許河陽東都於是合諸鎮兵會上秦分爲五軍
入其地宗權召孫儒儒不應宗權素壁上秦以扼險要全
忠拔其壁遂圍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賊出戰全忠盡
斬之宗權退守中州未能下全忠使大將胡元琮圍之身
還汴宗權聞許無備襲取其州執守將元琮引兵復收許
宗權還爲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署叢節度
留後叢中悔夷其族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曰公昔
陷許能戢兵賜盟戮力勤王烏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
兩立天亡僕以資公也愴然無懼色全忠以檻車上送京
師兩神策兵縻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曳以組練
徇兩市引頸視車外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顧輸忠不効耳
觀者大笑與妻趙俱斬獨柳下宗權以中和三年叛居六
年而誅

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中和
三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卽自領州事鎮
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史昌已破劉漢宏兵益
彊進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始還京師昌
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祕書之亡授兼諸道採訪圖籍

使始爲治廉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人爲率率給一刀後期卽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爵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償一縑歸當制官而小人意足寢自侈大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剝香木爲軀內金玉紈素爲肺府冕而坐妻媵侍別帳百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阨屬州爲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我必醉蝗集祠旁使人捕沈鏡湖告曰不爲災客有言嘗游吳隱之祠止一偶人昌聞怒曰我非具隱之比支解客祠前始罷權鹽以悅人豐衣食後

稍峭法笞至千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地爲之赤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孝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感恩都刻其臂爲誓親族至號泣相別者凡民訟不視獄但與擲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昌得郡王咤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狀其虐乃勸爲帝近縣舉狂譟請昌令曰時至我當應天順人其屬吳繇秦昌裕盧勤朱瓚董庠李暢薛遼與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媪皆贊之昌益兵城四縣自防山陰老人僞獻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百縑免稅征命方士朱思遠築壇祠天詭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

不可識昌曰讖言兔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祕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和時鳥見吳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民祀以攘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即圖以示昌昌大喜乾寧二年即僞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鑄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又出細民所上銅鉛石印十牀及它鳥獸龜蛇陳于廷指曰天瑞其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即榜南門曰天冊樓先是州寢有赤光長十餘丈虺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

明光殿亭曰黃龍殿以自神以次拜置百官監軍與官屬皆西北嚮慟哭乃北面臣昌或請署近侍昌曰吾假處此位安得如宮禁不許下書屬州曰以某日權即位然昌荷天子恩死不敢負國初官屬不徇昌旨者節度副使黃碣山陰令張遜皆誅死鎮海節度使錢鏐書讓昌曰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願王改圖昌不聽鏐悉兵三萬攻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將相乃不臣能改過請諭還諸軍昌懼獻鏐錢二百萬緡犒軍執應智王溫韓媪吳繇秦昌裕送於鏐且待罪鏐乃還表於朝以爲昌不可赦復討之傳城而壘昌又執朱思遠王

守真盧勣送鏐軍求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勞師除昌官
爵授鏐浙東道招討使昌乃求援於淮南楊行密行密遣
將臺濠圍蘇州安仁義田頽攻杭州以救昌鏐將顧全武
等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進圍越州候人言外師彊輒斬
以徇給告鏐兵老皆賞昌身閱兵五雲門出金帛傾鏐衆
全武等益奮昌軍大潰遽還去僞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
固無益今復爲節度使全武四面攻未克會臺濠取蘇州
鏐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在甌越今失一州而緩賊不
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錢雖簪珥皆輸軍昌從子真得士
心昌信讒殺之衆始不用命又減戰糧欲犒外軍下愈怨

反攻昌昌保子城鏐將駱團入見給言奉詔迎公居臨安
昌信之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于江傳首京師夷
其族於是斬僞大臣李邈蔣瓌等百餘人發昌先墓火之
昌敗猶積糧三百萬斛金幣大抵五百餘帑而兵不及萬
人鏐遂爲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云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
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儒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
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少解至宋然後
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
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沙而亂多者亦今之勢盛王

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唐書凡二百二十六篇總二百五十卷

二十一帝本紀一十篇一十卷

十三志五十篇五十六卷

三表十五篇二十二卷

列傳一百五十篇一百六十卷

又列傳錄一卷

釋音一卷

